

那时的林与海

□张炜

每个人都有植在深处的幸福、痛苦或哀伤，不过一般都会在文字中绕开它们。但越是如此，越是不能忘怀。有人认为自己一切美好或痛苦的回忆，最深刻难忘的都来自童年和少年。而且，谁都想好好藏起它们，并不想将其炫耀。奇怪的是这种隐匿往往很难成功，有些记忆一不小心就从贴身口袋里流露出来。于是，讲述开始了，喃喃自语，最终却一点点增大了声音。没有办法，这可能是意志衰退或过于孤独的表现：终于绷不住了，也不再含蓄，只好用诉说赢得缓解。

少年时代那片海边的林子、白沙、河流、草地和花、各种动物，如果不是亲历者一一印证和说明，还有谁能做这件事情？我不止一次遇到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当地人，他们说到那片海域的自然景致，马上就激动地说：“啊呀！那片大松林！啊呀！那片白沙滩！”他们只记得这么多，然而已经非常满足了，觉得非常自豪，足以让外地人听了眼馋：自己有过多么幸福的童年。因为这些内容在一般人那儿的确是陌生的，所以听者大气不出，一副翘首张望的样子，然后瞪大眼睛：“还有这样的地方？”他们想听得更多，耳朵像猫一样竖起来。那些人于是更加起劲地讲起来：“松林里野鸟太多了，麻雀成群，野兔乱跑，沙地上的蘑菇能让你们看花了眼，一会儿就采一麻袋！”听的人抿着嘴发怔。讲述者又加一句：“还有彩色的、长了大尾巴的野鸡！”

听者和讲者都陶醉了。只有我在一旁不吭一声，消化着心里的同情。是的，他们生得太晚，比我还晚。我知道他们口中的这一切在没有什么，就海湾而言，只能让人想起两个词：“强弩之末”和“所剩无几”。刚刚讲的那片所谓大松林倒真的有五万亩，是20世纪60年代栽培的人工林，当地人称为防风林，是一条长长的沿海林带，南北宽度仅有二三华里。用了六十年的时间，这片松树从小到大，最大的直径已有三十多厘米，算是不小的成就。最可赞叹的是，它们终于有了蓊郁之气，能够养育起许多蘑菇、花草，更有无数的小动物。走在海边，听着松涛和此起彼伏的鸟鸣，有时会觉得这是人间天堂。不过，上年纪的人知道，这只是海湾一带的硕果仅存。是的，这片松林可爱而且无比宝贵，因为它们实在是太孤单了。

年轻人没有看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林与海，而我则没能走进三四十年的密林。对于我们这两代人来说，各有遗憾。于是，我只能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林海给他们讲一遍。

他们眨巴着一双眼睛，压根想不到那时候的松林根本就不是主角。这条人工种植的绿带南部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杂树林，混生了槐树、合欢树、白杨和橡树，中间掺杂各种灌木。再往南才是真正的大树林，



它们全是粗大的树木，由白杨、槐树、橡树、柳树、枫树、苦楝、合欢、梧桐、椿树等北方树种构成，大到每一棵都不能环抱。这些大树都属于国有林场，林子中央有一些棕色屋顶，那是场部，里面住了林业工人。

那时候，女人和孩子不敢走入林子深处——因为不光会迷路，还要经历难以想象的危险。有人说林子里有害人的野物，有不少妖怪。林子太大了，它们东西延伸到很远很远，一直连接到另一个更大的林场。从南到北，沙岭起伏，密林覆盖。

这样的林子已经够大了，可上了年纪的人会告诉我们：以前的林子要大于现在好几倍，里面除了而今常常见到的一些动物，獾和狐狸，还有狼。林子里穿过大小三条水流，其中的一条是大河。沿着大河往前走，离海还有三四里远时开始出现密密的蒲苇，然后是一座座被水流分开的沙岛。岛的周边是沼泽，一些长腿鸟飞来飞去。

“现在的林子，比起那时候就不叫林子！”老人这样说。

我只能想象老人讲述的海边野林。我问老人为什么变成了今天的样子？老人叹气：“用木头的人多了，人们都赶来伐

树，一个个凶巴巴的，把大树砍倒一车车往外拉，烧窑、大炼钢铁，只用了小半年就把林子砍去了一多半。”

这是我出生前后的林子，原来它是这样消失的。剩下的林子是怎么变没的，却是我亲眼所见。先是发现了煤矿，于是人群涌来，砍树建矿，一片片房子盖起来，铁架子竖起来。最糟的是不光林子没了，大片肥沃的农田也变成了一处处大水坑。可惜这些煤矿只开了没有很多年，地底的煤就挖光了。煤矿关门，留下的是一眼看不到边的、低低洼洼长满荒草、等待复垦的土地。

唯一剩下的就是近海那条防风林带，这就是让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自豪的风景，所谓的“大林子”。不过它们变没的过程就更加短促了，说起来没人相信，只用了两个晚上。房地产开发者不像五六十年代的人那么客气，他们干脆多了，效率更高，开起嗡嗡响的油锯，只用了两个夜晚，长了六十年的松林就没了。

从此再也没有采蘑菇的人了。

一片片高高矮矮、到处都可见的那种楼群出现了。

最近，我不断地讲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海边故事，从不同角度记述它们，并且还还原一些细节。我虽没想到某一天那片林海、无数野物和蘑菇还会原样复生，但总觉得记忆不该混灭。我曾说过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这种记录需要采用会计的记账法：用一式三份的“三联单”，分别留给“天地人”。

谈天说地

第一口菜夹给谁

□张建云

到朋友家吃饭，他们一家三口，连同我四个人。刚要动筷子，朋友把第一口菜夹给儿子。儿子则用筷子指着桌上其他菜，说还要吃这个吃那个。

我吃饭有个习惯，把第一口菜夹给身边的人；而且，我教育我的孩子和学生也这样做。我在餐桌上试验了多次，只要我把第一和第二口菜夹给我左右的两个人，基本上从头到尾都要受到这两个人的照顾（要用公筷）。但是这回，我是不能把第一口菜夹给朋友的儿子的，因为朋友在培养孩子的无礼，我不能“助纣为虐”。

相信许多家庭中，父母再加上爷爷奶奶，准会把餐桌上那个最小的孩子照顾得“无微不至”，每个人都给这孩子夹菜。殊不知，这实在不是个好事儿。人际交往中，吃饭之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教养。很多孩子的自私与无礼，其实都是家长一手培养的。这在外边一吃饭时就看出了。

听另一个朋友诉说不幸。夏天，孩子打球回来，一身大汗。妈妈切开西瓜，情不自禁先尝了一口。此刻，儿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呼喊：谁让你吃的，给我吐出来！妈妈怔在那儿，一时呆住，两行眼泪立马流出。朋友说，最终儿子原谅了妈妈，母子和解——这都不

重要，重要的是孩子失去了分享、孝敬和助人的美德。

是谁培养了孩子的自私？自然是家长。为孩子嘘寒问暖、百般呵护，帮他找衣服，他刚要自己穿，一把拽过来说“你这慢慢吞吞的真不像话”，然后迅速将孩子胳膊送进袖子里，再迅速把秋裤袜子掖到袜子里；还要帮孩子叠被子、做卫生、整理书包，兼负责帮着记住留啥作业……

当我们想为孩子做得更多，并让其更快乐的时候，恰恰是给孩子以后的人生路设置路障。快乐教育，不是让孩子一个人快乐而不顾父母的冷暖。这不是教育，而是害人。让孩子学会帮助人、照顾人，并勇敢地走进困难、解决困难，使其在此之中得到快乐的教育，才是快乐教育。

自私，是一堵与世隔绝的墙。墙外繁花似锦，墙内一片凋零。估计孩子连大门都出不去，还期望他走得很远吗？

餐桌上第一筷子夹得不是菜，而是人生——夹给老人，夹给客人，夫妻互夹，最后再夹给孩子才对。而孩子如学会餐桌上的分享，长大后就懂得分享知识，分享所得，这就是助人；于是，便也会受很多人帮助。

大家V微语

哭和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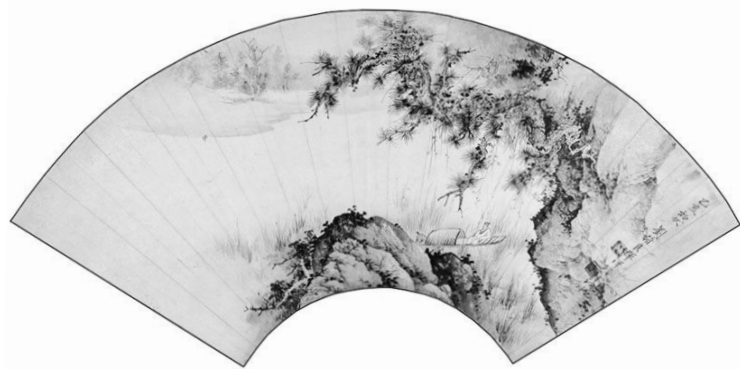
□倪匡

●倔强的孩子在外面打架、游戏，吃了亏，受了损，一定咬紧牙关忍下来，不会在别人的面前流泪。但是当他回到家中，遇上自己的亲人之时，想起在外面的委屈，一定会哭得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。

●倔强的成年人，也是一样，不论受了什么样的伤害，要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，眼泪，只会向肚里吞，给人看到的是毫不在乎的欢笑。然而，再倔强的人，一旦在自己的亲人面前，可以肯定这个人对自己的情爱，毫无保留之际，一样会哭，不但哭，而且会哭得十分伤心。

●如果有人对你哭，而这个人平时又绝不是会哭的那种人，那么，就让他对着你哭个痛快。因为在那个哭的人心中，你是他最亲近的人。

●有人能在你面前哭，比只有人在你面前笑好得多。笑，谁不会？哭，有多么困难！



读史礼记

把鸟当人养

□赵盛基

据《庄子·至乐》记载，一只掉队迷路的海鸟飞落在鲁国都城的郊外，鲁国国君见了，对这只鸟格外喜欢，甚至把它当做神鸟。于是，他像迎接贵宾一样，用最高规格热情招待。

鲁国国君命厨师做了最好吃的鸡鸭鱼肉、山珍海味，像宫廷宴席一样，摆放在这只鸟的面前，还亲自上前敬献美酒。谁知，吃惯了小鱼小虾、小虫小草的鸟儿对于这么丰盛的美味佳肴根本无动于衷，肉不吃一口，水不喝一滴，更别说酒了。

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，本就胆小的鸟儿被吓坏了，惶恐不安，闷闷不乐。

为了让它高兴，鲁国国君让乐队给它演奏高雅的乐曲《九韶》。可鸟儿就是不给他们笑脸。鲁国国君纳闷儿了，这么好听的曲子，人间都难得几回闻，你这只鸟怎么就不领情呢？哈哈，自己搞错了对象还没弄明白，鸟不是人啊！

本在蓝天飞翔的鸟儿哪里见过这阵仗？这里不是它的天地啊！怎能像对待人一样对待它呢？它的天地在野外，在大海，在田间，在丛林，在蓝天。这里虽然富丽堂皇，但是，再豪华的居所、再好吃的美味、再好听的曲子也不能让它开心，反而让它局促不安、胆战心惊。因为，这里不适合它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蚌壳油

□柯胜英

进入冬季，风就像带了刀，刮在脸上手上就皴了，裂出一道道小口子，透出血丝，钻心疼。望着自家梳妆柜上琳琅满目的护肤品，我不知道该用哪一种好。妻子说随使用，这些润肤霜、爽肤水、精华露都是护肤的。可我怎么也不习惯用它们，一心想着有盒蚌壳油就好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一入冬，母亲就忙着去百货商店花3分钱买一盒蚌壳油回来。等我们出门上学前，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，她把蚌壳油涂到我们脸上手上，再给我们轻轻地擦，慢慢地揉，母亲的手总是那么温暖，摸在脸上热烘烘的。

有时候，母亲忙了，没顾得上给我们擦蚌壳油，我们就不出门，等着母亲忙完事。母亲见我们不去上学，急了，

赶忙丢下手里的活，替我们擦脸和手。早上给我们擦抹蚌壳油，似乎成了母亲每天的“大事”。那油抹在脸上润润的，可挡风，可抵寒，一个冬季不皴脸。

蚌壳油用完了，那空壳还被母亲收藏起来，攒到四五个时，母亲用线把蚌壳串在一起，做成风铃，挂在窗帘上，那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像是在召唤着春天早些来，别让寒冬冻坏了她的孩子。

如今，母亲不在了，蚌壳油似乎也不见了。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美容护肤膏，一样比一样高档、昂贵。

现在，我害怕过冬季，那能吹皴脸的寒风，让我不敢出门。可是我又特别想过冬季，因为在这个季节里我常做梦，都是梦见母亲用暖烘烘的手往我脸上涂抹蚌壳油。